



周国林 顾志华 主编

白话资治通鉴



五

其所载明君、良臣，切摩治道，议论之精语，德刑之善制，夫人相与之际，休咎庶征之原，嘉福盛
衰之本，规模利害之效，良将之方略，循吏之条教，断之以邪正，要之于治忽，辞令渊博之体，章疏深
切之义，良谓备焉。凡十六代，勒成二百九十四卷，列于户牖之间而尽古今之统，博而得其要，简而周
于事，是亦典刑之总汇，册牍之渊林矣。

岳麓书社



白话资治通鉴



岳麓书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白话资治通鉴/(宋)司马光原著;周国林等译.

长沙:岳麓书社,2005

ISBN 7—80665—548—4

I. 白… II. ①司… ②周… III. 资治通鉴—译文

IV. K204.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4)第 140074 号

白话资治通鉴(全五册)

主 编:周国林 顾志华

责任编辑:第一册 李润英

第二册 李润英

第三册 徐耕白

第四册 管巧灵

第五册 管巧灵

封面设计:蔡 晟

岳麓书社出版发行

地址:湖南省长沙市爱民路 47 号

电话:0731—8885616(邮购) 邮编:410006

网址:www.yueluhistory.com

2005 年 1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开本:850 × 1168 毫米 1/32

印张:193.5 字数:5587 千字

印数:1—6,000(套)

ISBN7—80665—548—4/K · 238

定价:298.00 元

承印:湖南望城湘江印刷厂

地址:湖南省望城县高塘岭镇郭亮北路 69 号

邮编:410200 电话:0731—8062261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请与承印厂联系

目 录

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--|
| 卷第二百四十一 | 唐纪五十七 | (1) |
| 卷第二百四十二 | 唐纪五十八 | (22) |
| 卷第二百四十三 | 唐纪五十九 | (40) |
| 卷第二百四十四 | 唐纪六十 | (64) |
| 卷第二百四十五 | 唐纪六十一 | (86) |
| 卷第二百四十六 | 唐纪六十二 | (109) |
| 卷第二百四十七 | 唐纪六十三 | (132) |
| 卷第二百四十八 | 唐纪六十四 | (154) |
| 卷第二百四十九 | 唐纪六十五 | (178) |
| 卷第二百五十 | 唐纪六十六 | (202) |
| 卷第二百五十一 | 唐纪六十七 | (225) |
| 卷第二百五十二 | 唐纪六十八 | (247) |
| 卷第二百五十三 | 唐纪六十九 | (270) |
| 卷第二百五十四 | 唐纪七十 | (291) |
| 卷第二百五十五 | 唐纪七十一 | (313) |
| 卷第二百五十六 | 唐纪七十二 | (335) |
| 卷第二百五十七 | 唐纪七十三 | (357) |
| 卷第二百五十八 | 唐纪七十四 | (380) |
| 卷第二百五十九 | 唐纪七十五 | (402) |
| 卷第二百六十 | 唐纪七十六 | (426) |
| 卷第二百六十一 | 唐纪七十七 | (449) |
| 卷第二百六十二 | 唐纪七十八 | (469) |
| 卷第二百六十三 | 唐纪七十九 | (491) |
| 卷第二百六十四 | 唐纪八十 | (512) |
| 卷第二百六十五 | 唐纪八十一 | (529) |
| 卷第二百六十六 | 后梁纪一 | (549) |

目
录

| | | |
|---------|--------|--------|
| 卷第二百六十七 | 后梁纪二 | (571) |
| 卷第二百六十八 | 后梁纪三 | (594) |
| 卷第二百六十九 | 后梁纪四 | (617) |
| 卷第二百七十 | 后梁纪五 | (642) |
| 卷第二百七十一 | 后梁纪六 | (667) |
| 卷第二百七十二 | 后唐纪一 | (687) |
| 卷第二百七十三 | 后唐纪二 | (710) |
| 卷第二百七十四 | 后唐纪三 | (732) |
| 卷第二百七十五 | 后唐纪四 | (755) |
| 卷第二百七十六 | 后唐纪五 | (775) |
| 卷第二百七十七 | 后唐纪六 | (795) |
| 卷第二百七十八 | 后唐纪七 | (819) |
| 卷第二百七十九 | 后唐纪八 | (838) |
| 卷第二百八十 | 后晋纪一 | (862) |
| 卷第二百八十一 | 后晋纪二 | (882) |
| 卷第二百八十二 | 后晋纪三 | (901) |
| 卷第二百八十三 | 后晋纪四 | (924) |
| 卷第二百八十四 | 后晋纪五 | (946) |
| 卷第二百八十五 | 后晋纪六 | (966) |
| 卷第二百八十六 | 后汉纪一 | (985) |
| 卷第二百八十七 | 后汉纪二 | (1005) |
| 卷第二百八十八 | 后汉纪三 | (1024) |
| 卷第二百八十九 | 后汉纪四 | (1044) |
| 卷第二百九十 | 后周纪一 | (1063) |
| 卷第二百九十一 | 后周纪二 | (1084) |
| 卷第二百九十二 | 后周纪三 | (1105) |
| 卷第二百九十三 | 后周纪四 | (1124) |
| 卷第二百九十四 | 后周纪五 | (1144) |
| 附录一 | 资治通鉴序 | (1163) |
| 附录二 | 进书表 | (1165) |
| 附录三 | 宋史司马光传 | (1167) |

白话资治通鉴卷第二百四十一

唐纪五十七 起己亥(公元 819 年)二月,止辛丑(公元 821 年)六月,共二年五个月。

宪宗昭文章武大圣至神孝皇帝下

元和十四年(己亥,公元 819 年)

二月,李听袭击海州,占领了东海、朐山、怀仁等县。李愬在沂州打败平卢兵,攻克丞县。

李师道听说官军渐渐逼近,分派民众修治郓州城防和守备工事,连妇人也被征派,民众更加惧怕,也更怨恨。

都知兵马使刘悟,是刘正臣之孙,李师道命他带领兵士万余人驻扎在阳谷以抵抗官军。刘悟尽量采取宽惠的措施,使士卒都比较自由,军中称他为“刘父”。等到田弘正军渡过黄河,刘悟的军队尚未做好防守准备,几次交战均被打败。有人对李师道说:“刘悟不整顿军队的法纪,只知收买人心,恐怕有其他意图,应当早些处置他才是。”李师道召刘悟来讨论军事,想借机杀了他。有人劝阻他说:“今官军四面包围过来,刘悟没有叛逆行为,听信一个人的话就把他杀死,其他将领谁肯再为你卖力!是你自己使你的将领疏远你。”李师道留刘悟住了十天,又打发他回营去,并且赠给他很多金帛财物,以使他安心。刘悟知道李师道的图谋,回到军营,暗地里做了防备。李师道以刘悟将兵在外,不放心,就任命刘悟的儿子刘从谏为门下别奏。刘从谏和李师道手下的奴仆们时常在一起玩耍,得知李师道的阴谋,秘密地写信告诉了父亲。

又有人对李师道说:“刘悟始终是一个祸患,不如趁早杀了他。”初八,李师道暗地派遣两名使者带着文帖送给行营兵马副使张暹,

命令他杀死刘悟并献上首级，令张暹暂时兼任行营长官。当时刘悟正在一个离营地二三里的高丘上设置帐幕，举行酒宴。两名使者到军营，秘密地将文帖交给张暹。张暹素来和刘悟很要好，假意与使者商量说：“刘悟从节度使府回来后，多有防备，不可急忙行事，让我先去告诉他，说‘司空派人慰问将士，并有赏赐物品，请都头马上回去，共同听取传达上司的话语。’这样做，他不至怀疑，就可以照办了。”使者同意这样做。张暹带着文帖跑到刘悟那里，避开旁人把文帖给刘悟看。刘悟于是暗地派人先把两名使者抓起来，随即杀掉。

当时已是傍晚，刘悟骑马缓缓回军营，坐在帐下，设置森严的警卫，召集诸将，严厉地对他们说：“刘悟与你们不顾死亡的危险以抵抗官军，实在没有对不起司空的地方。现在司空听信谗言，来取我的头。刘悟死，其次就轮到你们了。再说天子所要诛杀的只司空一人，现在军事形势一天天危急，我们为什么要跟随着送死灭族！我想与你们挥旗整装，武装回袭郓州，奉行天子的命令，不仅可避免危亡，还可以得到富贵。你们认为这样好不好？”兵马使赵垂棘站在众人前头，沉默了一会，回答说：“事情能成功吗？”刘悟应声骂道：“你与司空合谋是不是！”马上杀了他。遍问其余的人，一些迟疑没有表态的，都被杀，并杀了那些在军队中向来为群众所讨厌的人，一共三十多个，把尸体摆在军帐前。其余的人吓得两腿发抖，说：“听从都头的命令，愿尽死力！”

于是命令士卒说：“进入郓城，每人赏钱一百串，只是不得接近军需仓库。节度使的住宅和叛逆者的家财，随各人掠取；有仇人的可以报仇。”命令士兵吃饱饭带上武器，半夜听到三声鼓音后就出发，士兵口衔着枚，战马缚着嘴，遇上过路的人，就扣留起来，没有人知道部队的行动。离郓州城数里，天尚未明，刘悟停止了进军，先派人打听到城上巡夜的梆声停了，就派十人打前站，宣称“刘都头奉文帖召入城”。守门的人请等候写条子报告节度使，十人抽出刀比划着要杀人的样子，守门人都逃走了；刘悟带领大军接着到来，城里鼓噪喧哗之声震动天地。大军到达时，内城已大开，只有牙城有人防守抵抗，不久放火劈开城门攻进去了。牙城中守兵不过数百人，开

始还有射箭的，一会儿知道力量太小不是对手，都放下了武器。

刘悟带兵到厅堂上，派人搜捕李师道。李师道和他的两个儿子躲在床下，被搜出来，刘悟命令捆在牙门外空地上，派人对他说：“刘悟奉密诏送司空回朝廷，然而司空又有什么脸面见天子呢！”师道还希望有一条生路，他的儿子李弘方抬头说：“事情已到了这一步，只希望快点死！”不久都被杀。从早晨到中午，刘悟派了两个都虞候巡视街坊市场，禁止抢掠，随即稳定了社会秩序。在球场召开了兵民大会，刘悟亲自乘马巡绕，慰问安抚他们。把二十多家赞助李师道谋反的人都杀了，文武将吏既惧怕，又高兴。刘悟会见李公度，握手抽噎；从狱中放出了贾直言，安置他在幕府任职。

刘悟在从阳谷回兵袭郓州的时候，暗地派人把行动计划告诉田弘正：“事情成功了，就举烽烟相告；万一城中有备攻不下，希望公引兵相助。功成的时候，皆归功于公，刘悟哪敢独占。”并且要田弘正进据自己的营地。弘正见烽烟，知已得郓州，派人前去祝贺。刘悟把李师道父子三个头用盒子盛着派人送至田弘正营，弘正大喜，用露布的形式向朝廷报捷。淄、青等十二州都平定了。

田弘正刚收到李师道的头，怀疑它不是真的，叫夏侯澄来认。夏侯澄仔细看其脸面，放声痛哭以致气绝了好一会，他抱着那个头，舔去眼中尘垢，又痛哭起来。田弘正被感动而改变了面容，认为他很讲情义而不责备他。

十四日，田弘正报捷的奏疏送到。十七日，任命户部侍郎杨於陵为淄青宣抚使。二十一日，装着李师道头的盒子送到了。自从代宗广德年间以来，将近六十年，藩镇专横跋扈黄河南北三十余州，他们自己任命官吏，不向朝廷交纳赋税，到现在才回到朝廷的管辖中来。

皇帝命令杨於陵分划李师道原来统辖的地盘，於陵按照地图，就土地的远近，计算兵马的多少，审核仓库的盈亏，分为三道，使各方面都比较平均：以郓、曹、濮三州为一道，淄、青、齐、登、莱五州为一道，兗、海、沂、密四州为一道；皇帝同意了这种划分。

刘悟根据当初讨伐李师道的诏书所说“部将中有谁能杀死李师



道并率领其兵众投降朝廷，李师道所任官爵就都给予他”，以为可以全部得到十二州的领地，于是补充任命了一批文武官吏，调换了一些州县的长官；并向其部下说：“军政府的政策措施，一切照过去的办。从现在起只管和大家抱子弄孙享清福，还忧虑什么呢！”

皇帝想把刘悟调到别镇去，怕他不接受更代，以致又要打仗，就秘密叫田弘正去观察刘悟的情况。弘正经常派使者到刘悟那里去，借口搞好关系，实际上是观察他的所作所为。刘悟力气大，喜欢徒手搏斗，得到郓州才三天，就训练军队中的壮士进行徒手搏斗，他和魏博镇使者在庭前观看，自己也摇肩举臂，有时还离开坐位去为他们助威。田弘正听到这种情况，笑着说：“他听到改授别官，马上就会启行，还能做其他什么啊！”二十二日，以刘悟为义成军节度使。刘悟听到皇帝调职的命令，一时手足无措，第二天，就出发上任。田弘正已经带领几道的兵马，和他并行到城西二里处，与刘悟在客亭相见，刘悟接受了旌旗符节以后，就往滑州进发，同时聘请李公度、李存、郭昈、贾直言跟随自己赴任。

刘悟素来与李文会友好，既得郓州，派人去请他来，尚未到达。听说刘悟要调到别镇去，郭昈、李存商量说：“李文会是个奸巧之徒，他败乱了淄青一道，使李司空遭灭族，是大家共同仇恨的人！不乘这个时候杀掉他，田相公到来之后，只讲宽大政策，拿什么来洗雪三齐地方的愤怒呢！”于是假造刘悟的文帖，派人到李文会所在的地方，杀了他取其头来回话。使者在丰齐驿遇到了文会，把他杀了。等使者回到郓州，刘悟和郭昈、李存已经离开了那里，回报的地方都没有了。文会的两个儿子，一个逃走了，一个死在监狱中，家财都被人抢走，田地房屋被官府没收。

皇帝命令淄青行营副使张暹为戎州刺史。

二十五日，加田弘正检校司徒、同平章事。

前些时，李师道将要失败的前数月，听到风动鸟飞，大家都疑惑是否将发生变乱，李师道乃禁止郓州人亲朋好友聚会及在路上会面说话，违令者要受处罚。田弘正进驻郓州后，把苛刻的禁令都废除了，让人们尽情游乐，寒食节期间七天七夜不禁止行人往来。有人

劝谏说：“郓州人长久与朝廷为敌，现在虽平定了，人心尚未安定，不可不防备。”田弘正说：“现在暴虐的人已经除掉了，应当用宽惠的政策对待群众，要是再采取严厉的措施，便是用暴君换暴君，又好在哪里呢！”

先前，反叛者屡次派人入关，抢劫陵园和官府，焚烧仓库货场，放暗箭及投寄匿名信，用这些活动来使京师震骇，以阻挠朝廷出兵平定叛乱。有关机关追查很严格，守潼关的官吏甚至要打开过往行人的口袋箱子进行搜查，就是这样也不能杜绝祸患。等到田弘正入郓州，阅看李师道的官署文书档案材料，其中记载有奖赏杀武元衡凶手王士元等和奖赏潼关、蒲津关吏卒的事件，这才知道过去关吏士卒从叛贼那里得到贿赂，因而容许他们干坏事。

裴度编纂了蔡州、郓州用兵以来宪宗忧国勤政的机谋事略，乘侍宴时献给他，请求让内侍盖上大印交给史馆的官员。皇帝说：“这样，好像是出于我的意图，我不想这么干。”未答应。

三月初十，以华州刺史马总为郓、曹、濮等州节度使。十一日，以义成节度使薛平为平卢节度使兼淄、青、齐、登、莱等州观察使。以淄青四面行营供军使王遂为沂、海、兗、密等州观察使。

横海节度使乌重胤上奏：“河朔藩镇所以能够共同抗拒朝廷命令达六十多年的原因，就在于诸州县各置镇将领事，将刺史、县令的权力夺去，擅自作威作福。过去要是使刺史都能行使其职权，那么虽然有奸雄如安禄山、史思明，却一定不能凭藉一州之地反叛朝廷。臣所领辖的德、棣、景三州，已发公文，把刺史职权都还给他们，属于各州的州兵都仍归刺史统领。”夏，四月十九日，皇帝下令各道节度使、都团练使、都防御使、经略使等所统支郡兵马，都归刺史来统领。自从肃宗至德年间以来，节度使权力大，所统各州都设镇兵，由大将来统领，暴虐专横，成为祸患，所以乌重胤对此进行评论和改革。从此以后黄河以北各镇，只有横海镇最为服从朝廷命令，这是由于乌重胤处置得宜的缘故。

二十四日，工部侍郎、同平章事程异去世。

裴度担任宰相时，知道该说的事没有不说的。皇甫镈那一派人

就暗地排挤他。二十九日，命令裴度以门下侍郎、同平章事的官衔，担任河东节度使。

皇甫镈专门用苛刻的手段掠取财物来讨好皇帝，人们没有敢说话的，只有谏议大夫武儒衡上疏指责他。皇甫镈自向皇帝进行辩解，皇帝说：“你由于武儒衡上疏告了状，将要对他进行报复吗？”皇甫镈于是不敢说话了。武儒衡是武元衡的堂弟。

史馆修撰李翱向皇帝上奏疏，认为：“平定祸乱，靠武功；使国家长治久安，靠礼乐教化等德政。今皇帝既然用武功平定了海内，要是立即革除弊政，恢复高祖、太宗时的制度；任用忠良正直的臣子而不猜疑，摒弃奸邪狡诈的臣子而不与他们接近；改变征税办法，不只计钱而应收布帛实物；禁止额外献纳，放宽对百姓交纳租赋的时限；增强边疆兵力，以防止外族的侵袭；多去访问备顾问的待制官，以沟通上下关系，了解民情；这六个方面，是政治上的根本问题，国家的长治久安就靠它。皇帝既然难的都已经做到了，为什么容易的不去做呢！凭着皇帝天生的才智，如若不被身边那些逢迎阿谀之辞所迷惑，任用骨鲠之臣、正直之士，和他们一起推行长治久安的治国之道，不要花很大的力量就可以取得成功。假如不这么做，为臣的恐怕在大功之后，贪图安逸的欲望就容易滋生。那些向皇帝进言的人一定会说：‘天下既已太平，皇帝可以高枕无忧自享安乐了。’要是这样，那么国家长治久安就难以实现了！”

秋，七月初一，田弘正押送杀害武元衡的凶手王士元等十六人到京师，皇帝命令送交京兆府和御史台一一审问；都诚恳认罪。京兆尹崔元略审问他们武元衡的形体面貌，各人说的多不一样。元略追问原因，犯人回答说：“恒、鄆两镇同谋派刺客杀元衡，而士元等迟到了，听说恒州人已行刺成功，就假说是自己的功劳，好回话受赏赐。现在我们考虑所犯罪是一样的，终究免不了一死，所以就承认了杀武元衡之罪。”皇上也不想再来弄清楚这个问题，就把王士元等都杀了。

初二，宣武节度使韩弘第一次朝见天子，皇上待他很优厚。韩弘献上马三千匹，绢五千匹，杂缯三万匹，金银器一千件，而汴州的

仓库和马厩里尚有钱百余万缗，绢百余万匹，马七千匹，粮食三百万斛。

十三日，群臣给皇帝献上尊号，称为元和圣文神武法天应道皇帝；大赦天下。

兖、海、沂、密四州观察使王遂，本来是管钱谷的小官吏出身，性情狭隘急躁，无远见。当时军府刚刚建立，人情未安，而王遂只知用严厉残酷的手段进行治理，他用的刑杖比一般的刑杖大得多；每每责骂将卒，动不动称“反虏”；又在盛夏的日子里驱使士卒修造府舍，监督催促十分严厉紧急；将士吏卒都很愤怨。

十五日，服役的兵士王弁和他的徒弟四人在沂水洗澡，密谋作乱，王弁说：“现在服劳役得罪上司是犯死罪，拼着命去建立事业也是犯死罪，为建立事业而犯死罪，不是还好一些吗！明天，观察使和监军、副使有宴会，军中将吏都在休假，值勤的卫兵多半在休息，我们乘这个机会夺取军政大权，是完全可靠的。”四人都认为分析得对，约定事情成功后推举王弁为节度使留后。

十六日，王遂正在宴会上饮酒，刚过中午，王弁等五个人突然冲进来，在值班室夺取弓箭刀枪，径直向前射副使张敦实，把他杀了。王遂与监军狼狈逃走，王弁抓住王遂，数落他在盛暑天大兴土木，刑罚刻毒残暴，立即杀了他。传话不要惊骇了监军，王弁自称做了留后，升坐于厅堂上发布号令，与监军分庭抗礼，召集将吏要他们参见并祝贺，众人不敢不从。监军把这些情况报告了朝廷。

十八日，韩弘又献上绢二十五万匹，絰三万匹，银器二百七十余件；左右军中尉各献钱一万缗。自从对淮西镇用兵以来，度支使、盐铁使和四方官员争着进献财物，叫做“助军”；叛逆者平定后又进奉，叫做“贺礼”；以后又进奉，叫做“助赏”；皇上加尊号又进奉，也叫做“贺礼”。

二十一日，任命河阳节度使令狐楚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令狐楚与皇甫镈是同年考中进士的，所以皇甫镈推荐他为宰相。

朝廷听到沂州军中发生叛乱，二十八日，任命棣州刺史曹华为沂、海、兖、密四州观察使。



韩弘多次上表请求留在京师，八月初三，任命韩弘守司徒，兼中书令。初七，任命吏部尚书张弘靖同平章事，担任宣武节度使。弘靖是宰相张延赏的儿子，年少时就有好名声，在朝廷中简朴不多言；河东、宣武两镇缺统帅，朝廷认为他的地位威望素来就很高，于是派他去镇守。弘靖的前任河东王锷专事聚敛，宣武韩弘法治严猛，两镇欢迎弘靖廉谨宽大，所以上下相安无事。

十三日，田弘正回到朝廷，皇上待他很优厚。

二十二日，陈许节度使郗士美去世，任命库部员外郎李渤为吊祭使。李渤回朝上奏说：“臣经过渭南，听说长源乡原有四百户人家，现在只有百余户了，阌乡县原有三千户，现在只有一千户了，其他州县情况都差不多。追究其原因，都是由于把逃亡户的赋税分摊给了邻居，以致迫使大家都逃走，这都是那些聚敛的臣子剥削小民向上级献媚，只知尽量搜刮，不考虑后果。请求发下诏令，杜绝因摊派而引起民众逃亡的弊病；只把逃户所有的财产偿还欠税，不够的部分请求免除。估计不到几年，人们都会回来务农了。”当政的人见李渤的奏疏很讨厌，渤就借口有病辞去官职，回东都去了。

二十七日，吐蕃侵扰庆州，在方渠扎营。

朝廷讨论起兵征讨王弁，恐怕青、郓等州相互煽动又起变乱，于是任命王弁为开州刺史，派中使赐给他委任状。中使欺骗他说：“开州估计已有人在路上迎接了，留后应该赶快出发。”王弁当天就从沂州出发，导引和随从的尚有一百多人，进入徐州地界，人员渐减，有些已逃走。于是他被套上脚镣手铐，用驴子载着进入关中。九月初三，王弁在东市被腰斩。

前些时，把郓镇兵分为三部分属三镇统领，等到王遂被杀，朝廷认为李师道余党凶恶的态度并未改变，命令曹华带领棣州兵赶去讨伐他们。沂州将士迎候的，曹华都用好话安慰他们，叫他们先入城，以安慰其他的兵众，大家都未产生疑心。曹华上任的第三天，大张宴席招待将士，埋伏甲士千人在幕下，召集军众并告谕他们说：“天子认为郓人有迁徙的辛劳，特别加以优待，应当使郓人在左边，沂人在右边。”定位以后，叫沂人都出去，关上门，对郓人说：“王常侍奉天

子的命令在这里任统帅，将士们哪能随便杀害他！”话还未讲完，埋伏的甲士都跑出来，围住郢人并把他们杀死，共杀死一千二百人，没有一个逃脱的。门屏中间赤色雾气一丈多高，很久才消散。

臣司马光说：《春秋》中记载楚子虔把蔡侯般诱到申以后杀了他。那是列国的事，孔子还深深贬斥它，讨厌这种欺骗的手法，何况是天子而去诱骗平民呢！

王遂凭着他会搜刮钱财的本领，镇守新成立的地方政府，由于苛刻暴虐而引起变乱。王弁是个平庸之人，乘机起事，假若沂州统帅选得好，杀掉王弁等和杀死猪狗一样的容易，何必用天子的诏书为诱饵呢！况且作乱的只有五个人，而使曹华设诈，屠杀千余人，不是太过分了吗！然而从今以后士兵谁不猜疑他们的将帅，将帅又如何去领导他的士卒！上下互相仇恨，好像敌人一样聚在一起，只要有机会就互相吞噬，先动手的就成为霸主，祸乱什么时候才能停止啊！

真是可惜！宪宗平定叛乱，几乎达到了天下太平，他的完美的大业最后未能完成，是由于只追求眼前的功利而不注重长远的信用的缘故。

二十九日，任命田弘正兼侍中，魏博节度使照旧担任。弘正三次上表请求留在京师，皇帝没有答应。弘正经常担心一旦死后，魏镇人还会沿引故事推举他的亲属继任节度使，所以他让兄弟子侄都在朝廷做官，皇帝把他们都安排在显要的职位上，穿红戴紫的高官出自一家的很多，当时的人都认为那是很光荣的。

三十日，皇帝问宰相：“玄宗时代的政事，先前治理得很好，后来就乱了，是什么原因呢？”崔群回答说：“玄宗任用姚崇、宋璟、卢怀慎、苏颋、韩休、张九龄为宰相，国家就治理得很好，任用宇文融、李林甫、杨国忠为宰相，国家就乱。所以用人的得失，关系是很重大的。一般人都认为天宝十四年是安禄山反叛为乱的开始，臣独认为开元二十四年罢免张九龄的宰相，专任李林甫，是由治到乱的分水岭。愿陛下以开元初作榜样，用天宝末为鉴戒，这就是国家的最大幸福！”皇甫镈对崔群的话深深地记恨在心。



冬，十月十七日，容管经略使报告说安南贼杨清攻陷都护府，杀了都护李象古和他的妻子、官属、部下士卒一千多人。李象古是李道古的兄长，由于贪污放纵苛刻而失去了民心。杨清世代都是蛮族的首领，李象古召他来担任牙将，杨清郁郁不得志。象古命令他带领三千兵去征讨黄洞蛮人，杨清利用人们对李象古的怨恨和愤怒，带兵在夜间返回，偷袭都护府城，把城攻下了。

当初，蛮族人黄少卿自贞元年间以来多次投顺、反叛，桂管观察使裴行立、容管经略使阳旻想徼幸立功，争相请求去讨伐他；皇帝答应了。岭南节度使孔戣多次上谏说：“这些蛮人同禽兽一般，只考虑自己的利害关系，不必和他们评论是非。”皇帝不听，大量征发江西、湖南兵士会合容、桂二管兵进行征讨，士卒多染上瘴疠恶疾，死了很多的人。安南叛将乘这样一个机会，于是杀了都护。裴行立、阳旻最终一点战功也没有，反而使二管地区人穷财尽，民生凋敝，只有孔戣所统辖的地方平安无事。

二十一日，任命唐州刺史桂仲武为安南都护；赦免了杨清的罪，任命他为琼州刺史。

这一年，吐蕃节度论三摩等带领十五万兵众围盐州，党项也发兵帮助他们。盐州刺史李文悦竭力抵抗防守，经过二十七天，吐蕃未能攻下盐州。灵武牙将史奉敬向朔方节度使杜叔良说，请求他给三千兵，带三十天的粮食，深入到吐蕃去解救盐州之围。叔良给了他二千五百人。奉敬走了十多天，一点音讯也没有，朔方人以为都被吐蕃消灭了。不久，奉敬从另外一条路出现在吐蕃的后面，吐蕃大惊，溃败而走。奉敬奋勇追击，大破吐蕃军，杀死和俘虏的吐蕃兵，不计其数。奉敬与凤翔将领野诗良辅、泾原将领郝玼都由于勇敢在边境非常著名，吐蕃很惧怕他们。

柳泌到台州，驱使官民都去采药，经过一年多，没有采到什么，柳泌因而惧怕，全家逃入山中；浙东观察使逮捕了他们并送到京师。皇甫镈、李道古保护柳泌，皇帝又让他任待诏翰林官；吃了他的药，皇帝一天比一天暴躁焦渴。

起居舍人裴潾上奏，认为：“除去为害天下的人，就能享受天下

之利，和天下的人同乐，就能享受天下之福，从黄帝到周文王、周武王，他们在位时间既久，寿命又长，都是由于这个道理所致。从去年以来，各地多推荐方士，辗转互相引进，人数就越来越多。假使天下真有神仙，他们一定深藏在山野僻静处，最怕别人知道。凡是在权贵之门伺候，用大话来炫耀自己的奇技以使别人感到惊异的，都是些行为不正专门谋利之徒，怎么可以信他们的话而吃他们的药呢！药是用来治病的，不是早晚常常吃的东西；况且金石之类的药物酷烈有毒，又加以用火炼了，不是人的五脏所能承受的。古时候君主饮药，臣子先尝，让献药的人先自己吃一年，那么真假就可以分别得很清楚了。”皇帝很生气，十一月二十五日，贬裴潾为江陵令。

前些时，群臣讨论皇帝尊号，皇甫镈想增加“孝德”二字，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崔群说：“有圣字就包括孝的内容。”皇甫镈在皇帝面前毁谤崔群道：“崔群吝惜把‘孝德’二字加于陛下。”皇帝很恼怒。当时皇甫镈发给边军的赏赐，多数不能按时送到，又发给的多半是陈旧腐败的东西，不能服用，军士怨怒，流传出要作乱的话。李光颜对此很忧惧，想自杀；派人向皇帝诉苦，皇帝不相信如此。京师方面也很恐惧，崔群把朝廷和地方上的群众动态具体地报告给皇帝。皇甫镈秘密地对皇上说：“边军的赏赐都是照老规矩办的，而人情忽然这样不安的原因，是由于崔群从中鼓动，拿这来炫耀自己的正直，让大家埋怨皇帝。”皇帝认为是这么一回事。十二月十一日，贬崔群为湖南观察使，这样一来从中央到地方都非常痛恨皇甫镈了。

中书舍人武儒衡，有气节，喜欢讲直话，皇帝很器重他，对待他很优厚，人们都说不久将要作宰相。令狐楚很忌妒他，想方设法阻止他入相，于是推荐山南东道节度推官狄兼暮才行。十九日，提升狄兼暮为左拾遗内供奉。狄兼暮就是狄仁杰的族曾孙。令狐楚亲自起草任命书，夸张地说：“天后窃取皇帝位置，奸臣掌握国家大权，全靠狄仁杰保佑中宗，才能恢复皇位。”武儒衡向皇帝哭诉，并说：“臣祖平一，在天后在位时，辞去了官职养老在家。”皇帝于是很鄙薄令狐楚的人品。



十五年(庚子，公元 820 年)

春，正月，沂、海、兗、密四州观察使曹华请求把治所从沂州迁到兗州；朝廷答应了。

义成节度使刘悟入京朝见天子。

当初，左军中尉吐突承璀谋划立澧王李恽为太子，皇帝不允许。等到皇帝病重时，承璀的谋划还未停止；太子听到这件事很担忧，秘密派人去向司农卿郭钊问对策，郭钊说：“殿下只管尽心孝谨以等待形势的发展，不要顾虑其他的事。”郭钊是太子的舅父。

皇帝服食金丹以后，时常暴躁发脾气，左右的宦官往往获罪，有被处死的，人人自危；二十七日，皇帝突然死于中和殿。当时人都说是内常侍陈弘志杀死的，他们的党羽忌讳这件事，不敢讨伐凶手，只说是丹药毒性发作而死，外面的人弄不明白这件事。

中尉梁守谦与其他宦官马进潭、刘承偕、韦元素、王守澄等共立太子，杀了吐突承璀和澧王李恽，赏赐左、右神策军士每人五十串钱，六军、威远军士每人三十串钱，左、右金吾卫军士每人十五串钱。

闰正月初三，穆宗在太极殿东序即皇帝位。这天，召见翰林学士段文昌等和兵部郎中薛放、驾部员外郎丁公著在思政殿回话。薛放，是薛戎的弟弟；丁公著，苏州人；两人都是太子的侍读。皇帝还没有听政时，薛放、丁公著常在禁中侍奉他，参加机密大事的筹划，皇帝想任命他们为宰相，两人坚决推辞了。

初四，停止向西宫宪宗的灵堂吊丧，召集群臣在月华门外会见。把皇甫镈贬为崖州司户；市民们都为此而庆贺。

皇帝提出任命宰相的事，令狐楚推荐御史中丞萧俛；初八，任命萧俛和段文昌均为中书侍郎、同平章事。令狐楚、萧俛和皇甫镈都是同年中的进士，皇帝想杀掉皇甫镈，萧俛和宦官从中救他，所以免于一死。

初九，用杖刑处死了柳泌和僧大通，其余的方士都流放去岭南；把左金吾将军李道古贬为循州司马。

初十，任命薛放为工部侍郎，丁公著为给事中。

十二日，尊郭贵妃为皇太后。